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諸本外集分為十卷凡三十四

亦錄二知便是此外集與否方云只據蜀本

蜀本劉燁序以旁攷而的然知為公文者然

說也唯呂夏卿以為明於其中皆不知其何

親受於文公者比它本最為可信而李漢

得未入集則疑凡外集所載漢亦有所未

其諸本而考其真偽異同之說以詳注於

目使讀其甚偽者即雖不載其文而猶存其





有遺文一卷方本亦多不錄今亦存之以附于後

明水賦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燭

欲得陰陽之潔氣也公貞元八月

今詩逸矣時禮部侍郎陸贄典

貢舉進士則賈稜陳羽歐陽詹

李觀馮宿王涯張季友齊孝若

劉遵古許季同侯繼穆贄韓愈

李絳温商庾承宣員結胡諒崔

羣邢用裴光輔萬璫李博等

十三人中第其間多知名士時

號為龍

虎榜云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或無者必主忠敬崇

吉蠲詩天保吉蠲為饎毛不貴其豐乃或薦

之以水不可以黷斯用致之於天於或其事

信美其義惟玄月實水精故求其本也明為

君德因取以名焉於是命炳音。燬候清夜

或將祀圓丘於玄冬或將祭方澤於朱夏祀

作祭祭持鑑而精氣旁射照月而陰靈潛下

視而不見謂合道於希夷挹之則盈方同功

於造化應於有生於無生或形象未分徒騁



離婁之目

趙岐注孟子離婁古之明目者黃

也光華暗至如還合浦之珠

見東漢孟嘗為

事既齊芳於酒醴

商尚醴周尚酒今齊芳

非此蓋以其都無臭味嫌不足於芬芳故有

齊芳之語是詎比賤於潢汚潦之水可薦於鬼

神潢汚也明德惟馨玄功不宰于以表誠潔于

以戒荒怠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為

易既濟

牛不如西如得其宜明水之薦斯在宜或作

隣之禴祭 不引而自致不行而善至雖辭麴孽之名

實處罇彝之器降於圓魄殊匪金莖之露

或匪

作非露或作靈漢建章宮出自方諸鄭氏注

露盤金莖事見三輔黃圖

鑿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淮南子曰方諸

見月則津而為水高誘注云方諸陰燧大蛤

也熟摩令熱以向月則水乍似鮫人之淚

生銅槃受之下水數石也

作已梁任昉述異記南海有鮫人水居而將

能織曾寓人宿既去泣別所墮淚皆成珠 以贊于陰德配夫陽燧二字或有非獨 夜寂

天清煙消氣明桂華吐耀兔影騰精

兔影或

騰或 聊設監以取水伊不注而能盈霏然而

作流 象的爾而呈而象或作垂象或作酌 始漠漠而霜



積作漠漠而或以漸微微而浪生豈不以德協于

坎同類則感同或作有。今按同類與氣形

藏在空作在於或於氣應則通鶴鳴在陰之理不謬

虎嘯于谷之義可崇或理或作道。今按作虎為

是但當時程試避太祖諱也易中乎鳴鶴足

在陰其子和之淮南子虎嘯而谷風生而

以驗聖賢之無黨知天地之至公賢或以驗聖

令知聖真黨或作驗竊比大羹之遺味幸希薦於

廟中賈夙苟藥歌蜀本剛去今恐是公少作姑

存之一本苟字上有王司馬

東晉綽紅四字王司馬不詳為誰貞元

知其作之時日矣

丈人庭中開好花更無凡木爭春華翠莖紅

藥天力與此恩不屬黃鍾家孫汝聽曰溫馨

熟美鮮香起似笑無言習君子霜刀翦汝天

女勞何事低頭學桃李嬌癡婢子無靈性或

性競挽春衫來比並欲將雙頰一睇紅睇或稀

綠窻磨徧青銅鏡一罇春酒甘若飴丈人此

樂無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

二七



之無入味非南無海香華焚耳小子韓

無託足之地有還歸之意謂當世

無託足之地有還歸之意謂當世

無託足之地有還歸之意謂當世

無託足之地有還歸之意謂當世

無託足之地有還歸之意謂當世

無託足之地有還歸之意謂當世

無託足之地有還歸之意謂當世

無託足之地有還歸之意謂當世

無託足之地有還歸之意謂當世

無託足之地有還歸之意謂當世

無託足之地有還歸之意謂當世

無託足之地有還歸之意謂當世

無託足之地有還歸之意謂當世

無託足之地有還歸之意謂當世

無託足之地有還歸之意謂當世

無託足之地有還歸之意謂當世

無託足之地有還歸之意謂當世

無託足之地有還歸之意謂當世

無託足之地有還歸之意謂當世

無託足之地有還歸之意謂當世

小

卷

第

十

海

水非不廣鄧林豈無枝

薄魚鳥不可依海水饒大波鄧林多驚風豈

無魚與鳥巨細各不同海有吞舟鯨

能我鱗不盈寸我羽不盈尺一木有餘陰一

泉有餘澤我將辭海水濯鱗清冷池我將辭

鄧林刷羽蒙籠枝海水非愛廣鄧林非愛枝

風波亦常事鱗羽自不宜

大我羽日已脩風波無所苦還作鯨鵬遊

與

文

對非

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飢

哀歌坐空屋

不怨但自悲其友

篇實作

子桑

哀歌坐空屋

不怨但自悲其友

篇實作

子桑

哀歌坐空屋

不怨但自悲其友

篇實作

子桑

哀歌坐空屋

不怨但自悲其友

篇實作

子桑

哀歌坐空屋

不怨但自悲其友

篇實作

子桑

哀歌坐空屋

不怨但自悲其友

篇實作

子桑

哀歌坐空屋

不怨但自悲其友

篇實作



名子輿忽然憂且思寒裳觸泥水裹飯往食

之門相對語天命良不疑好事漆園吏莊

嘗為漆書之存雄辭千年事已遠二子情可

推我讀此篇日正當雨雪時吾身固已困吾

友復何為薄粥不足裹深泥諒難馳曾無子

輿事空賦子桑詩或無此二句山谷詩有次

石交既別十日雨子輿裹飯來一笑

相告語云云事意皆與公此詩同

贈河陽李大夫疑為李光范德宗初

十二當大曆十四年隨伯兄會

遷嶺表會卒從鄭嫂歸葬河陽

古豔對對表時李希烈李惟岳田悅梁崇義

故祭鄭嫂文云既克反葬遭時

艱難而此詩亦有四海失巢穴

四海失巢穴兩都困塵埃感恩由未報或由未

未能或由猶古字通惆悵空一來裘破氣不暖

馬羸鳴且哀裘破或作破裘氣或主人情更

重空使劍鋒摧窻塞只對心出鄆風鄒景開

兼和苦寒歌時李光范木會畫樓軒

黃昏苦寒歌夜半不能休夜半或豈不有陽

日十一



春節歲聿其周或作歲聿不其周君何愛重

裘兼味養大賢何愛下疑有脫冰食葛製神

所憐神所或誠可填窻塞戶慎勿出暄風暖景明

年日或作非是贈同遊者已見集空一來來如燕不知

四載大請遷玄宗廟議蜀本舊志或無廟字

慶四年五月禮儀使秦時穆宗

當祔公豈以吏部侍郎為禮儀

邪使

右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穀梁傳云天子至於

諸侯皆有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而七尚書咸有一德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

德尚書至觀德十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

代有一國者祭五代或無卿字曰主或有亦

祭五代或作事五則知天子上祭七廟或作

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

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基天

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

化隋為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



應期應或作膺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下或有也字

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四時

常饗自如禮文伏以今年宗廟遞遷玄宗明

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

德新主入廟禮合祧藏太廟中藏下或有遷字或作祧遷

藏太廟中中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歲合食

如常謹議

范蠡招大夫種議

詩之序議

三器論此三篇蜀本剛去。今从之

德新主入廟  
禮合祧藏太廟中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東吳徐氏  
劬梓家翳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二

文正公上賈滑州書

舊史云賈耽以貞元二年改檢校右僕射兼滑

州刺史

義成軍節度使此篇從

蜀死書

稱年二十三則貞元六

年而公登第

九年而耽

公三上宰相書

耽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術于進術或又惟古執

贄之禮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以為贄

首或作而喻所以然之意於此曰豐山上有鐘焉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鏗然鳴或無既



經云豐山有九鐘鳴知霜蓋氣之感非自鳴也

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或無有字

讀書學文十五年洪慶善云公與邢尚書書

擢第於言行不敢戾於古人愚固泯泯不能

自計或作故周流四方無所適歸伏惟閣下

昭融古之典義含和發英和或作華唐德元或

臣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悚慕

又焉得不感而鳴哉徒以獻策闕下方勤行

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書家

僕待命于鄭之逆旅僕或作僮逆字伏以小子

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

此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或作進

退之際實惟閣下裁之

功崔虞部書或作上考功宏詞

降其燕不下或云崔元翰也元翰史有傳名

各競賢良方正皆異等獨不載為虞部

登第明年以博學宏詞試于吏

部而作此書故書云年二十有

六矣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  
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  
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或無行字求人之所甚  
利其為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  
是為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  
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  
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下知其人上或有是字  
既以自咎或以作已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  
句廢耳任自廢上或有字華實不兼不疑當作必故有

所進故有所退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  
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  
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  
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不言或不作  
不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  
三人之中其二人者或無其字固所傳聞矣固上有或有  
則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果或作畢下同  
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  
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



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

不可變非或作固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

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或無

於或作士字始者謬為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

以為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

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

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未上或有又

天竟或作天意人欲事干謁欲上或無夫字

能小書困於投刺於或欲學為佞則患言訥

詞直卒事不成為或作于患下或徒使其躬

僂焉而不終日其躬方本如此而舉正躬作

本作而今本皆以表記君子不以古而如

躬僂如不終日語刊作如然不知古而如

意此語不當以如似之義讀之唐人惟韓柳

知此子厚答韋中立書假而以僕年先吾子

與公此文是也董彥遠曰春秋書星隕如雨

左氏室如縣磬是皆以如為而風俗通國人

如按家語君入廟如右荀子作而右樂府文

如張亦作艾而張今人所用漣而攷之李善

四月七

昌黎先生

四

東坡先生



以為然也然則此而字須讀為如乃為正耳  
董引室如縣磬乃據左傳作磬字而杜預注云如而也言居室而資糧縣盡故其說如此  
國語則作縣磬而韋昭注云府藏空虛但有  
接梁如縣磬左傳蓋借磬為磬而杜氏誤解  
國語則正作磬字而韋說得之董氏所引不  
足據以爲說今併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  
論之附見于此  
中一度時揣已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  
作終  
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  
或常  
嘗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為學既已大  
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  
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

老成之可尚也有人字或又曰樂只君子德音  
不已謂死而不亡也已或作忘亡或夫今之  
人務利而遺道遺或無夫字其學其問問上或  
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官或作則  
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  
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忘或  
愈今二十有六矣今始字或有距古人始仕之  
年尚十四年豈為晚哉豈上或有行之以不  
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



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為知

已者之報執事以為如何哉其信然否也如為

或作謂如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

無緼袍糲食之給厲。糲。蘭。未。音。二。驅馬出門不知

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

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執事下或有者字無

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顏色

言語或作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

或作耳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以默或又懼

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

不可期至下或有於字獲侍之無時也是以

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庶或作幸之

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此篇疑非

與少室李拾遺書諸本室下有山字

蜀苑新書此書作於元和三年

公時尚為博士據新史渤有傳

字濬之刻志於學隱少室元和

初戶部侍郎李巽諫議大夫韋

況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

是河南少尹杜兼遣使持詔幣

即山敦促渤上書謝昔屠羊說

有位三旌祿萬鐘知貴於屠羊



然不可使妄施彼賤賈也猶能  
 忘已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  
 欲得無愧屠羊乎不拜洛陽令  
 韓愈遺書云云渤心善其言始  
 出家東都每朝廷有缺政輒附  
 章列上即此書也然公嘗為河  
 南令而未嘗為洛陽令史之誤  
 類如此以公之集考史之載其  
 差誤蓋不止此云耳此書雖不  
 見於正集而史載之則知外集  
 與之文亦未可輕議其非也  
 與和九年起為著作郎太和終

其籍  
 太子賓客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或無此字伏承天恩詔河

南敦諭拾遺公拾遺公新書作朝廷之士引

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

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小大舉正作大

士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已

來於今四年憲宗以永貞元和三年即位至凡所

施者無不得宜書者或作為凡所施者新勤儉

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草或作

子書作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愈或作

作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或無世字非

茲非太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



貶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纍疆梁之兇

銷鑠縮粟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

視若不成人或新書無自字視四海之所環無

一夫甲而兵者而或作是若此時也若上或有拾

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

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

足跡接於諸侯之國或無足即可為之時自

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想

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

綴盛德之有關遺或作遺關新書利加於時

於新書或無加字加無有遺二字名垂於將來踊躍悚企傾

刻以冀傾或頃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

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或無拾遺

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或則

作即新書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

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

儻不為起使眾善人不與斯人施也或無使

此作者疑有誤今按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



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  
不為細作人庶或必望審察而遠思之而有長字

遠新書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  
作諱

答劉秀才論史書劉秀才或云名軻

見公是時為史館修撰劉作此  
書以勉之柳子厚有與公論史

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  
甚不喜云云反復論辨皆以公

為不肯任作史之責則柳所見  
即公此書也李漢自謂收拾遺

文無所失墜乃逸此篇于正集  
之外豈以其嘗為子厚所辨駁

而遂棄歟或問張子韶曰退之

與劉秀才論史書言作史不有  
人禍必有天殃子厚以書闢之  
其說甚有理退之所得未盡處想

韶曰此亦退之說得未盡處想  
其意亦不專在畏禍但恐褒貶

足以及貽禍故遷就其說而失之  
泥宜為子厚所攻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或無此九字或作某

下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

為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為或後

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或實錄二

有矣字或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

字見下或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



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

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或無氏

襄二其弟十五年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

死執簡以往聞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

既書矣乃還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

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司馬遷作史記刑誅

左氏失明厥有國語曰司馬遷作史記刑誅

天漢二年李陵降匈奴遷盛言班固瘦死

陵忠武帝以遷誣罔下遷蠶室固死獄中洪

或作瘦或作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承壽

廢皆非是觀閣令史遭父喪有疾使婢侍藥鄉

仕蜀為觀閣令史遭父喪有疾使婢侍藥鄉

黨以為照議後以母憂母遺言葬洛陽壽遵

其志又被照議王隱謗退死家太興初官著

葬竟被照議王隱謗退死家太興初官著

以謗黜歸死於家竟習鑿齒無一足鑿齒字

陽人里巷崔浩范曄赤誅浩字伯深後魏人

疾居里巷崔浩范曄赤誅浩字伯深後魏人

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以罪夷其族曄字元

宗宋人剛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文帝元

嘉二赤或作赤族二字魏收天絕後魏書一著

誅赤或作赤族二字魏收天絕後魏書一著

三年卒無子天或作天宋孝王誅死高齊為

北平王文學撰關東風俗傳三十足下所稱

吳兢史撰梁齊周史各十卷陳史五卷隋亦

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或無其後字夫

或無其後字夫



為史者不有久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

踵其餘文武之士無士上或字立功名跨越前後

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上能

或無復出卒字司馬遷傳卒卒僕年志已就無須史之間顏曰促遽之意也

衰退不可自敦率或或無就字敦率猶敦勉也

今按此二字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上他

或無字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

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

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就下或字賤不敢逆盛

指行且謀引去且一作自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

所見傳傳聞或作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

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

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或無乎字若無鬼

神豈可不自心慙愧非自心上或有可字若有

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駮亦粗知自愛實不敢

率爾為也夫聖唐鉅跡或無聖字及賢士大夫事

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文苑決下有必字又云蜀本作落落



地○天○地○而○無○必○字○又○按○決○或○作○決○地○或○作○抉  
 柳○子○厚○書○云○所○云○磊○磊○軒○軒○天○地○者○決○必○沈○沒  
 故○諸○本○或○誤○加○必○字○耳○今○從○柳○集○作○軒○必○沈○沒  
 本○去○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  
 必○字○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  
 將○必○或○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或○脫○不○亦  
 作○必○將○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或○脫○不○亦  
 宜○勉○之○愈○再○拜

言○與○大○顛○師○書  
 此○書○諸○本○皆○無○唯○嘉○祐  
 小○杭○本○有○之○其○篇○次○在

此○與○作○召○顛○作○巔○師○作○和○尚○方  
 本○列○於○石○刻○之○首○今○從○杭○本○附

此○而○名○篇○從○方○氏○杭○本○又○注○云  
 唐○元○和○十○四○年○刻○石○在○潮○陽○靈

山○禪○院○宋○慶○曆○丁○亥○江○西○袁○陟  
 世○彌○得○此○書○疑○之○因○之○滁○州○謁

歐陽永叔永叔覽之曰實退之  
 語宅意不及也方本略載其語

又錄歐公集古錄跋尾云文公  
 與顛師書世所罕傳予以集錄

古文其求之博蓋久而後獲其  
 以繫辭為大傳謂著山林與著

城郭無異等語宜為退之之言  
 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

非也蓋退之自刑部侍郎祭酒潮  
 州後移袁州召為國子祭酒遷

兵部侍郎久之始遷吏部而流  
 俗相傳但知為韓吏部爾顛師

遺記雖云長慶中蓋并韓書  
 皆國初重刻故謬為附益爾方

又注云今石刻乃元祐七年重  
 立又云按公三簡皆邀速常語

耳初無崇信佛法之說妄者旁  
 浴別誤答問等語以肆誣謗要



當存此簡以解後世之感。今  
 按杭本不知何人所注疑袁自  
 書也。更以跋尾參之。其記歐公  
 之語不謬矣。而東坡雜說乃云  
 韓退之不信佛法也。而或者妄撰  
 意非信佛也。其詞凡鄙。雖退之  
 之與大顛書其詞。今一士人又  
 家奴僕亦無此語。今一士人又  
 於其未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  
 文非退之。不能作。又誣永叔矣。  
 蘇公此語蓋但見集注。出於  
 或人而未見跋尾。之為歐公親  
 筆也。二公皆號一代之文宗。而  
 去取不同。如此覽者不能無惑。  
 然方氏盡載歐語而略不及蘇  
 說其意可見。至呂伯恭乃於文  
 鑑特著蘇說。以備乙覽。則其同  
 異之間。又益後人之惑矣。以余

考之所傳三書最後一篇實有  
 不成文理處。但深味其間語意  
 一不為過。抑揚則恐歐袁方意  
 誠不為過。但意或舊本士逸  
 僧徒所記。不真致有脫誤。歐公  
 特觀其大槩。故但取其可取。  
 而未暇及其所疑。亦不能察其為  
 其所可疑。然亦不能察其為誤。  
 而直斥以爲凡鄙。所以其論雖  
 各有以。而皆未能無所未盡也。  
 若乃後之君子。則又往往不能  
 究其本根。其附歐說者。既未必  
 深知其所以。果以爲可信。其主  
 者亦未必。所以其說爲然也。徒  
 幸其言可爲韓公解紛。若有補  
 於世教。故特表而出之。耳。皆非  
 可與實事而求。是者。也。至如方  
 氏雖附歐說。然亦未免曲爲韓



諱殊不知其言既曰久聞道德  
 又曰側承道高又曰所示廣大  
 深迥非造次可喻又曰論甚宏  
 博安得謂初無崇信其說之意  
 邪韓公之事余於答孟簡書蓋  
 已論其詳矣故不復論特以方  
 本載此三書於別集并錄歐公  
 二語而附蘇說方說於其後且  
 為全載書文於此而考其同異  
 訂其謬誤如左方以為讀者以  
 此觀之則其決為韓公之文而  
 非它人之則所能作無疑矣方  
 所據石本與杭本又自不同則  
 疑傳寫之訛而歐公所疑官稱  
 之誤亦為得之但愚意猶恐當  
 時既謫刺遠州亦未必更帶侍  
 郎舊官也方氏所駁世俗偽造  
 誣謗之書即今所謂別傳者洪

慶善辨證云別傳載公與大顛  
 往復之語深詆退之其言多近  
 世經義之說又偽作永叔跋云  
 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吳源  
 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  
 故作此文方氏又云周端禮曰  
 徐安國自言之無及然則其為  
 作無疑矣但君平字安道而方  
 云安國未知便君平否耳然  
 靈山石刻張繫所撰其間載韓  
 公問大顛云西國一真之法何  
 不教人顛云教人達性離無明  
 貪嗔驕慢不生嫉妬此亦釋子  
 常言初無難解但韓公素所未  
 聞而頗中其病故雖不盡解而  
 適亦有會於心耳又載韓公責  
 云人生貴賤各有定分何得以



三塗之說誑人而顛答云公何不常守侍郎之任而來此為官耶則恐其有謬誤或其徒所附益也

愈啓或無此孟夏漸熱下或有惟道體安和

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切思

見顏切杭作竊據石本如此切乃懇緣昨到

來未獲參謁儻能暫垂見過實為多幸杭本無儻

能以下已帖縣令具人船奉迎日久竚瞻杭帖

作貼久當作夕不宣愈白據石本無愈白字

銜姓石本下云上月七日

愈啓或無此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

思獲披接專輒有此咨屈儻惠能降喻非所

敢望也惠字疑衍或下有然字而并在此

一二日却歸高居亦無不可旦夕渴望杭本無儻

惠以下二十七日字而有此旬來晴明不甚熱

儻能乘閒一訪實謂幸也十八字今按此旬

以下乃下篇不宣愈白據石本與前書同但

愈啓或無此惠勻至辱答問珍悚無已所示

廣大深迫非造次可諭杭作易大傳曰易大



二字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

其終不可得而見邪據石本意作旨無而字

意邪而無終而二字大氏如此而論讀來一

百遍凡鄙蓋指此等處耳謂不如親口顏色隨

問而對之易了按親下當有見字而兩本皆

闕故下敢增而空其處以待知者杭但云不

如親方面而對之是亦蘇氏所謂凡鄙者然親

字乃又脫去口顏色隨易了六字耳此旬來

晴明旦夕不甚熱儻能乘閒一訪幸甚旦夕

馳望杭本已見上愈聞道無疑滯行止繫縛

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閑寂與城郭無異此本

但郭作隍今據歐公語據石本止下有所有字

縛下有愛戀字所下無戀字及則字而著字

下復出著字及與字異下有邪字皆非是其

用邪字尤不當律令亦所謂凡鄙者也但或

疑非字下當有有字言於行止繫縛若無所

戀著則靜開一致語尤明白耳或又疑非當

作有則語意實主尤順然未可知孰大顛師論

是又諸本皆無不敢輒增改也

甚宏博而必守山林義不至城郭或無師字

抗無義字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

非通道也行四字皆可疑或又以也為矣而

并非通道四字屬於行字之下又勞於一來

以獨為自而立下有於字皆非是



安於所適道故如是於抗作于適方據石本與杭本並作識今得真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二

石本考之乃如此然則方之所考亦不詳矣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三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并詩。隴西公董

晉為汴州陳留郡節度使治汴州俱文珍為監軍公為觀察推官文珍將如京師作序詩以送之時貞元十三年也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為大漢書音義曰留本鄭邑後為陳所并

故曰陳留今屬汴州屯兵十萬連地四州陳留郡宣武節度使所治

汴宋亳穎左淮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舟

車所同故自天寶已來當藩垣屏翰之任屏

或作有弓矢鈇鉞之權皆國之元臣天子所



左右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耀寵光能  
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為之故我監軍  
俱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  
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  
以平危疑或天子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  
之美十三年春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飲餞  
於青門之外於或作于謂功德皆可歌之也  
命其屬咸作詩以鋪繹之詩曰  
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或作間冲天鵬翅

闕報國劔鋌寒曉日驅征騎春風詠采蘭東

補亡詩曰循波南陔言誰言臣子道忠孝兩

全難

不始送浮屠令縱西游序或無浮屠字縱

公嘗送文暢師序曰人固有儒

名而墨行者墨名而儒行者至

是送令縱又曰其行異其情同

君子與其進可也二序大抵同

意故公集中雖與澄觀惠師靈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或無進令

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為文又上或浮游徜徉

跡接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

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作衣或其有尊行美

德建功樹業作樹或令縱從而為之歌頌典而

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有中或

古下或有可字乘閒致密或有無此四字促席

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或作士人浩浩乎

不窮情情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

為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

懽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

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乎

與路鵠秀才序送路鵠贈別二序語

如曰自河南令為博士於公所

歷官次亦不合故併闕之今从

其說贈別序說已

送毛仙翁十八兄序直諫表論顧威

翁序皆最末見決非公文據抗

本之有外集者表狀亦不錄足



其行異其情也今並刪去其非亦不  
縱釋氏筵手山余十公其取查非  
跡按天顛恨京錄吐文

###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三

與紹諸君書  
阿也盡烟村以  
謝而日  
為釋刃之子也其末也雲然美去也風林大

東昂徐氏  
効梓家鷄

###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四

通解  
洪慶善曰通解擇言解郭人對  
或云皆少作陳齊之云通解之

亦本訛也下皆未當此雖少作然  
然亦趙德文錄中所  
載當知其為公文也

今之人以一善為行而恥為之慕達節而稱

夫通才者多矣然而脂韋沮沒以至於老死

者相繼亦未見他之稱按他下或有人字。今

其豈非亂教賊名之術歟亂或且五常之教

與天地皆生地下或有然而天下之人不得

而字非是



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故堯之前千萬  
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為美也於  
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為能廼脫屣其  
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  
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者況其小者乎或作焉下  
同故讓之教行於天下許由為之師也或為之作  
之為下二語同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循循然  
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觀  
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

就割烹就下或有其字非是故後之臣竦然而言曰雖

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忠之

教行於天下忠之上或有其字非是由龍逢為之師也

自周之前千萬年周或作殷渾渾然不知義之可

以換其生也或無以字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

彊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之下或有伏且以

疑有脫誤故後之人竦然而言曰故或作於

雖餓死猶有義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義或作死

或作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為之師也



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為師於百千萬年

間或無百字其身亡而其教存扶持天地功亦厚

矣存下或有而字嚮令三師恥獨行慕通達

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為作用能

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為周之日

必曰和光而同塵和光而同塵而和光安用餓為

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然而佞

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為哉是則或無三

師生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或無必字謂

作也矣上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為弊也

且古聖人言通者蓋百行衆藝備於身而行

之者也而上或今恒人之言通者蓋百行衆

藝闕於身而求合者也是則古之言通者通

於道義今之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古

今之下或將欲齊之者其不猶矜糞丸而擬

質隨珠者乎或無其字或無不且令今父兄

教其子弟者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者

亦知其不能也或無亦字也曰爾尚力一行



如古之一賢雖中人亦希其能矣賢上或字豈

不由聖可慕而不可齊邪也或作邪。今按恐上句無邪字下句也字却當作邪賢可及而可齊也

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矣一作夫

古人之進修或作中或幾乎聖人今之人行

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一行為獨行且曰我

通同如聖人我下或有疑衍彼其欺心邪吾不

知矣彼其欺人而賊名邪吾不知矣余懼其

說之將深為通解

擇言解

擇言解

火洩於密而為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

炙可鎔可甄以利乎生物乎或於及其放而不

禁反為災矣或無其字水發於深而為用且

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

生物乎或於及其導而不防反為患矣言起於

微而為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

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為禍矣

火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焰能使不陷於灰



燼矣或陷或作焰蹈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過其流

能使不仆於波濤矣或無而言既我禍即無

以掩其辭能不罹於過者亦鮮矣於過或作

或有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言歟其為

慎而甚於水火言上或無其慎而甚於水火

禁只無鄂人對新史孝友傳唐時陳藏器注

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肉以

進或給帛或旌門閭善乎韓愈

孝未聞毀支體者也則公之此

鄂有以孝為旌門者疑為字疑衍又乃本其自

於鄂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

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按尹謂京兆尹上俾

聚土以旌其門或無使勿輸賦以為後勸以為

或作鄂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母疾

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為是或無愈字或無止

史作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為孝○今按是字

或是事字按下文又有未聞字此未聞字恐

有如此者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眾而為



之也聖賢或作賢聖是不幸因而致死而下或有且

句上是字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滅絕一作絕滅

其為不孝得無甚乎苟有合孝之道苟或作

疑有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為曷足為

異乎或無足字既以一家為孝是辨一邑里皆無

孝矣以一身為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

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

生之劉仲忱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表下有

謂之當作於其爵祿其子孫斯為為勸已矧非是而希免

其字

輸者乎曾不以毀傷為罪滅絕為憂或作其

不畧於市而已黷於政況復旌其門憂非是

河南府同官記或無府字記謂承貞

陵法曹獲事河東公言裴均時

節度荆南也後五年始立石則

載呂夏卿以為可信者其叙事

筆力非公不能

永貞元年貞元二十年愈自陽山移江陵

法曹參軍是歲八月憲宗即位公獲事河東

公江陵節度使裴均嘗與其從事言或無

字君齊河東人



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大曆十五年正月改元建中正命

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或作例或列非是羣臣惕慄

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

而上以及下百執事有百下或吏字官闕一人將補

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

將相五人或無同時二字方無將字。今按下文所記實為宰相者三人裴顧

未為真相故特著其官職戎馬之盛則此處宜有將字方本誤也故於府之

參軍則得我公裴均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

國范陽盧公范邁字子玄於汜水主簿汜水名前漢渡

兵汜水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

公今餘慶字居業滎陽人下相國上方無故字今按所謂故相者猶今言前宰相非亡沒

之謂方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本誤也

天水趙公宗儒字秉文鄧州人相於登封主

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少

字夷仲蘇州人故下一本或有相國字今以下文考之非是盧公去河南

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貞元九年

邁自左丞同平章事鄭公去汜水為監察御

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



又為餘慶去汜水為監察御史史傳逸之建  
 為府從事貞元十四年七月自工部侍郎同  
 平章事十六年九月罷為郴州司馬永貞元  
 年八月復以尚書左丞同趙公去陸渾為右  
 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為宰相中為或作中至  
 月宗儒自給事中同平顧公去登封為監察  
 章事十四年七月罷  
 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  
 貞元十六年五月以少連為京兆尹十我公  
 八年六月自吏部尚書為東都留守  
 去府為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為荆南節  
 度行軍司馬遂為節度使均去府為長水尉  
 史傳逸之貞元十

九年五月均自荆南行自工部尚書至吏部  
 軍司馬為本軍節度使在上有布字顧吏部慎

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在上有布字顧吏部慎

職小心于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

卓偉行茂于宗事脩于官嗣紹家烈不違其

先均曾祖行作帥南荆帥或扞厥聞休顯音問

武志既揚文教亦熙亦或既登槐贊元其慶且

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五公之始迹也同其

後進而借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

雖分而功德有巨細或無官職字分作則其



有忠勞於國家也同忠上或無有字家下有

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無或

有於是焉書既五年謂元和始立石刻其語

河南府參軍舍庭中語下或於時河東公為

左僕射宰相時或出藩大邦開府漢南元和

四月均自荆南召為右僕射是歲九月庚寅

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元和三年六月

書為東都留守史傳逸之獨見公此記又趙

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元和三年宗儒檢校

使漢南地連七州山南東道管襄鄧我士十

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守下或

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

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我士五萬三公同時

時盧顧死矣故止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

及裴鄭趙三公云

公名均姓裴氏王宗

今八莫記宜城驛或作宜城驛記下或有愈

縣公嘗有楚昭王廟詩云丘園



此驛置在古宜城內昭王畏吳遷於郟郟即

宜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昭或無有靈異至

今人莫汲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韓

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

喝困不敢俯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

韓公井更號驛前水傳是白起堰西山下澗灌

此城壞堰或脫楚人多死流域東陂臭聞遠近

因號其陂臭陂臭陂上或有蛟害人漁者避

之井東北數十步有楚昭王廟昭或無有舊時

高木萬株多不得其名始或作歷代莫敢剪伐

尤多古松大竹于太傅于帥襄陽或無遷宜

城縣并改造南境數驛材木取足此林舊廟

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側人尚云

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後小城蓋王

居也後或其內處偏高廣員八九十畝號殿

城當是王朝內之所也城或作域多甄可為

書硯自小城內地今皆屬甄氏甄氏於小城

北立墅以居甄氏有節行謂甄濟元侍御嘗

甄氏父子節義見其子逢以學行為助教元

公答元侍御書



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北立壁題李生壁

李平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

或作邳非是洪

慶善云下邳貞觀中屬泗元和中屬徐

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

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

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

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為交何其近

古人也近下或有於字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

於洛陽汎舟於清泠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

商丘或作州非是東望脩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

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清泠池文雅臺商上脩竹園微子廟皆在

睢陽即梁孝王城鄒枚叔久立於廟陞開廟或

相如皆孝王之客也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廟下陞開或作

廟下陞開或作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

或作之頌那商頌祀成湯之詩睢陽有亳城

湯所都也其後武王伐殷以微子奉商祀有

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隴西李翱太原王

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涯或作渥與音預貞元十六

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平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我土谷新喜實同與焉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四

東吳徐氏  
劬輝家翰

西李隲太原王  
悲孤取之不中  
東望新竹園  
立翅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五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  
舊史云羣元和初為翰林學士

以讜言正論聞於時九年遷禮部侍郎十年知貢舉取士三十

餘人選拔才行咸為公當轉戶部新史不載其為禮部逸之也

公掌綸誥一年唯外集有此制一首則其文遺逸多矣李漢云

收拾遺文無所失墜信乎

勅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

具官崔羣體道履仁外和內敏或作內敏清而

容物善不近名從容禮樂之閒特達珪璋之



表此參密命弘益既多羣元和初為翰林及

貳儀曹并擢惟允邁茲令德茲或此藹然休聲

選賢與能于今雖重重或作盛擇才均賦或

作自古尤難往慎乃司以服嘉命可下或有

祭董相公文董公名晉祭下或有汴

推官晉薨之三日而歛既歛而

行於行之四日公從喪至偃師

而汴軍亂此文公與一時僚吏

共為文以祭於喪之將行也其

度皆死於軍亂之日惟公蠲免

昌黎先生集卷之五

維真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二月乙亥朔某日

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

夫知使事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長源

吳縣開國或作吳郡度文營田判官檢校金

部員外郎侍御史孟叔度觀察支使監察御

史裏行丘頴觀察推官守秘書省校書郎韓

愈等謹以少牢之奠敬祭于故尚書右僕射

平章事隴西公之靈嗚呼天高而明地厚而

平五氣叙行萬彙順成交感旁暢聖賢以生

三四九



雨水于雲瀆水于坤或作蕃昌生物

有假有因天睠唐邦錫之元臣肫肫元臣肫肫

或作肫音諄其德孔碩不諂不笑不威不赫

不諂不笑二字而連下文不威為句下文其敵

字與上求字叶不求其盈用或作不致其敵爰

立作相立或初訂謨實勤出若無辭疇德之間

德或得帝念東土公其來撫乃守洛都貞元三十

月晉為東乃藩浚郊迺去厥疾迺施厥膏不

知其勞鰥寡以饒維昔浚郊厥亂維舊昔或若

厥亂維舊或作亂維政舊有狡有狂其羣孔醜公

其來矣為民父母為民或作非是父誨其義母仁

其愚既變既從孰云其初孰云或作親云非是自

邇徂遠混然一區公來自中天子所倚公今

不歸誰佐天子公既來止或作既來至止今依

行狀東人以完公既歿矣人誰與安濁流渾

渾有闢其郭填道歡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

公在喪車音酒既盈嘉肴在盛音鳴呼我公

庶享其誠尚饗雨文

昌黎先生集卷之五十一 東野先生集卷之五十一



燕享其雷塘禱雨文

此篇乃柳子厚文此不當錄

祭石君文

或作祭石濟川文石洪濬也河南人為京兆昭應

戰有闕其棺

尉遂葬于死所故曰客葬秦原也公既誌其墓又同宋景為文

更文東入以祭

也祭地歿矣入籍與安嚴旅戰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七月二十七日右補

闕宋景國子博士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敬祭于石三學士之靈

或無惟君學成于身敬字

名彰于人知道之可行見人之不幸

見人或命

或作見命不不事願讓以圖就功如何奄忽

永喪其躬

此四字或作以喪其良能下或有知微有議四字或作不負長已誰

知口有義何害。今按諸曰景與愈與游為

本皆無文理疑不足據

久愈無曰字景下或無與字自君之逝相遇

輒哀傍無強親子孩妻姪

或作稚姪古文姬字然義亦不近

敢忘分濟念力未任客葬秦原孤寬誰附奠

以送訣悲何可窮尚饗

祭房君文

房次卿字蜀客公嘗誌其父武墓有子曰次卿即君

也次卿卒于京兆與平尉文曰

吾未死無以妻為念其恤孤

厚矣

之意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

饋展祭於五官蜀客之柩前或無維某字愈

於一鳴呼君廼至於此吾復何言於此或斯若

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為念嗚呼君其能

聞吾此言否君上或尚饗有房字

高君仙硯銘并序

儒生高常與予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

狀外稜孤聳內發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遺

物寶而用之請予銘底

仙馬有靈迹在于石稜而宛中有點墨迹文

字之祥君家其昌應劭武紀注大宛舊有天

謂賜石有迹言其蹄堅利朱高君畫讚疑此篇從蜀本錄之今按

君子溫閑骨氣委和迹不拒物心不揚波澄

源卷璞含白瑳瑳遺紙一張德音不忘

潮州請置鄉校牒東坡潮州廟記謂

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

今號稱易治此即公

請置鄉校之意也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齊上或則民免

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也或無

則字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

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百十年間或作

百十年間或作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

貢試下或並無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或

未嘗聞鹿鳴之歌或無目忠孝之行不勸亦

縣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

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為之

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或作耳又或趙德

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

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下師

或有請攝海陽縣尉為衙推官或無專勾當

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已俸百

千以為舉本舉或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厨饌

直諫表說見第

論顧威狀同上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  
而無心齋爾其米也  
則有大直轄來

###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五

此學以香主夫與對科之風陣史出古新直

大平音辭或則絲絲為商計

當論篇且非

東品徐氏  
効輝家鶴

香才大郵專聯政

商軍固對生無

###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六

#### 順宗實錄卷第一

起藩邸盡貞元二年二月

方本不載實錄云諸本順宗實錄皆以

傳學外集然李漢序謂又有注論語十卷

集中則知實錄固不必附也。今按李

漢之說據當時而言之似未為失然其

為害已足使筆解亡逸無復真本實錄

竄易不察而成全書是則皆李漢之為也方

氏不察而從其說既已誤矣況今去公  
之時久益以遠比之當日事體又大不  
同故其片文隻字名為公之作而決可  
知其非偽者皆當攷拾使無失墜乃為  
真能好公之文者固不當以一時苟簡  
之論為限斷而直有所遺也故今於實  
錄姑仍外集而詳加校定庶幾猶足以



見公筆削之大指云。舊史公傳云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叙事拙於取捨頗為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壻李漢將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別撰順宗實錄三卷且公進實錄表狀所云乃監修李吉甫以韋處厚所撰未周悉令臣重修而舊傳反謂所撰不當處厚別撰三卷誤矣新史又云自韓愈為順宗實錄議者開然不息卒竄定無全篇按路隋傳文宗嗣位隋以宰相監修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太切直宦寺不喜訾其非實帝詔隋刊正隋建言衛尉卿周君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喬皆言改修非是夫史冊者褒貶所在匹夫善惡尚不可誣況人君乎議者至引雋不疑第五倫為比以蔽聰明臣宗閔臣僧孺謂史官李

漢蔣係皆愈之壻不可參撰臣得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議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刊定有詔摘貞元永貞間數事為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由是觀之則公於元和十年夏進此實錄後纔一刊正是文宗朝所特改者貞元永貞間數事耳舊史以爲韋處厚別撰者固非而新史又謂卒竄定無全篇者亦非也司馬溫公考異云景祐中編次崇文總目順宗皇帝實錄有七本皆五卷題云韓愈等撰五本略然而二本詳編次者兩存之其中多異同然則是非取捨後世安所折衷耶終之唯公之信而已此新史所以採撫無遺且以公為知言也歟

史臣韓愈撰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德下史有諱誦弘道二字

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

月十二日生正月戊戌生於長安之東內大曆十四年封

為宣王建中元年立為皇太子史云大曆十四年六月進

封宣王十二月乙卯立為皇太子慈孝寬大仁而善斷留心

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

拜善隸書德宗之為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率

皆令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倉或作蒼上

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備嘗辛苦上之

為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

為憂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

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

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貞元九年五月

以裴延齡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務刻剥聚斂以自為功天下

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

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譴朝臣懼江切所諫

議大夫陽城等伏閣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

等罪內外無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



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貞元二  
十一年癸巳德宗崩 景申上即位太極殿  
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  
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  
實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子  
誦睿哲溫恭寬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  
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  
慎于厥躬祇勤于大訓必能誕敷至化安勸  
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興弗寤是用命爾繼統

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  
郎平章事高郢奉冊即皇帝位爾惟奉若天  
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  
祖太宗之休命倉卒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  
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  
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  
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嗣中外屬心必不  
得已猶應立廣陵王細上自二十年九月得  
等從而和之議始定  
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  
德宗憂感形于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  
月朔辛未舍元殿受朝元或還至別殿諸王

二廿六  
宣



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為之涕  
 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  
 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憂懼莫知所為  
 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舍元殿至日益甚四  
 豫諸王親戚皆侍醫藥獨上卧病不能侍德宗彌留思見太子涕咽久之二十三  
 日上知內外憂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  
 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安二十四日宣遺  
 詔上縗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即位丙申即皇  
 望極望之曰真太子也乃喜而泣上學書於王

伍伍下或有王叔文山陰以碁進

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碁叔文詭譎多詐誦

決音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

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眾皆稱贊獨叔

文無言既退上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

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

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

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

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



愛幸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即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決事詔下或無召字文下或無決字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佐攝冢宰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為副使宗正卿李紱為按行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為鹵簿使或無兼字紱或作達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冊文禮部侍郎權德輿撰謚冊文太

常卿許孟容撰議文 庚子百寮請聽政曰

自漢以來或以作已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三

日而聽政我國家列聖亦克脩奉罔或有違

況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至期

而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

寧萬國天下之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為上州

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郢門下

侍郎平章事臣珣瑜檢校司空平章事臣佑

奉疏曰大行皇帝知陛下仁孝慮陛下悲哀



不卽人心聽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之  
制今陛下安得守曾閔匹夫之小行忘皇王  
繼親之大孝以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  
壬寅宰臣又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  
寶命宜奉先帝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  
之入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門杜佑前跪進曰  
陛下居憂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覩聖顏因再  
拜而起左右乃為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佑  
復奏曰陛下至性殊常哀毀之甚臣等不勝

惶灼伏望為宗廟社稷割哀強食時景午罷

翰林陰陽星卜醫相覆碁諸待詔三十二人

三或初王叔文以碁待詔既用事惡其與已

儕類相亂罷之四已酉易定節度使張茂昭

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或無使字河

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覲前年冬茂昭

來朝未還故寵之辛亥史卯作詔吏部侍郎

韋執誼守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侍

史作郎中左丞初執誼為翰林學士知叔文

史作尚書右丞三昌黎廿六七東雅堂



幸於東宮傾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  
與交好至是遂特用為相乙卯太常奏禮  
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周禮圓鍾之  
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示咸出  
不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者所以  
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  
之制請制內遇祭輟樂終制用樂從之又奏  
禮三年祭宗廟今請疎祔廟畢復常從之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詔曰或詔有

詞一道字曰下或實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驂

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比

年旱歉或作先聖憂人特詔逋租悉皆蠲免

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剥頗紊朝廷之法實

惟聚斂之臣自國哀已來增毒彌甚無辜斃

陪深所興嗟朕嗣守洪業敷弘理道寧容蠹

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尚從優貸

俾佐遠藩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

寵強復不顧文法文或是時春夏旱京畿乏



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  
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  
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  
或無貸字優人成輔端為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  
誹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  
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  
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為三原令  
廷詬之原或作泉非是陵轢公卿已下陵或作凌隨喜怒  
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

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

聊生至譴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

由間道獲免 壬戌洪慶善云史作寅誤制殿中丞皇

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伾可守左常侍依前

翰林待詔書或作讀依前翰林待詔史作充

王伾後云以侍書得幸於上蘇州司功王叔

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又以司勳員外郎

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絪為中書舍人學士如

故又以給事中馮伉為兵部侍郎以兵部員



外郎史館修撰歸登為給事中修撰如故登  
伉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學士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六

東品徐心  
効輝家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七

順宗實錄卷第二

起二月  
盡三月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

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

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

中有才行兼茂明於理體者經術精深可為

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官

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聞

奏仍優禮發遣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下或



字令官吏主之與人為市隨給其直貞元末  
 以宦者為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  
 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闢坊  
 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即歛手付與真偽不  
 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其論  
疑當作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  
與論進奉門戶并腳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  
 歸者名為宮市而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  
 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宮市取之纔與絹數尺

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

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

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待或今以

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

有死或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此宦者

而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易諫

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至大

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

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



出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

地上與字恐誤或賣產業是本文後

改作割地而傳者不貴有姿貌者以進其徒

苦之至是亦禁焉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

雀於閭里皆為暴橫以取錢物至有張羅網

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

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痛毆之出錢

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賣

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罵或時留蛇一

囊為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

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

攜而去上在春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

奏或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乙丑

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悉入正庫一助

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翫時新物

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

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遂月有獻焉

作逐謂之月進至是乃罷命右金吾將軍兼

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於吐蕃以庫部員外



熊執易為副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哀  
于新羅且冊立新羅嗣王主客員外郎兼殿  
中監馬于為副 三月庚午朔出後宮三百  
人 辛未以翰林待詔王伾為翰林學士  
壬申以故相撫州別駕姜公輔為吉州刺史  
前戶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別駕蘇弁為忠州  
刺史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郴州別駕鄭餘  
慶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韓臯前諫議大夫道  
州刺史陽城赴京師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

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微過

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復叙用至是人情大

悅而陸贄陽城皆未聞追詔聞下或而卒於

遷所士君子惜之 癸酉出後宮并教坊女

妓六百人聽其親戚迎于九仙門百姓相聚

謹呼大喜 景戌詔曰檢校司空平章事杜

佑可檢校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并鹽鐵使以

浙西觀察李錡為浙西節度檢校刑部尚書

賜徐州軍額曰武寧制曰朕新委元臣綜釐



重務爰求貳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  
精識瓌材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沈深有謀其  
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達為政之要道  
凡所詢訪皆合大猷宜繼前勞佇光新命可  
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賜如故  
賜如或初叔文既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  
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事人取  
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或  
籍或無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

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為副以專

之除之疑當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紹為兵

部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鄴為御史中丞武元

衡為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為御

史在臺至元衡為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

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

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為之動叔文怒故

有所授干庚寅制或有門下侍郎守吏部尚

書平章事賈耽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



下侍郎平章事鄭珣瑜可守吏部尚書守中  
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刑部尚書守尚書  
左丞平章事韋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  
平章事而癸巳詔曰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  
器之重歸于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統古  
之制也廣陵王某孝友溫恭慈仁忠恕博厚  
以容物寬明而愛人祇服訓詞言皆合雅講  
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  
纘丕緒祇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

宗廟以奉粢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冊為  
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初  
廣陵王名從水傍享至冊為皇太子始改從  
今名某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稱疾  
去位其日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  
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  
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  
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遂  
巡慙赦乃版切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



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筓以待郢下有鄭字或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已與之同餐閣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或無不畏懼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焉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七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八

兩順宗實錄卷第三

起四月盡五月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用皇太子用曰建儲貳者必歸於冢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某幼挺岐嶷長標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弘規居惟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溫文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龜筮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為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



上帝祚流無窮光續洪業逮予十葉虔恭寅  
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主鬯  
之勤以真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  
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  
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時  
上卽位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盛  
言王伾王叔文專行斷決日有異說又屬頻  
雨皆以爲羣小用事之應至將用禮之夕雨  
乃止迨行事之時天氣清朗有慶雲見識者

以爲天意所歸及覩皇太子儀表班行旣退  
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 戊申詔曰惟先王  
光有天下必正我邦本以立人極建儲貳以  
承宗祧所以啓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代之  
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哲恭敬溫文德協  
元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丕訓憲章前式惟承  
社稷之重載考春秋之義授之匕鬯以奉粢  
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今用禮云畢感慶交  
懷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自貞元二十一年二



月二十四日已後至四月九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文武常參并州府縣官子為父後者賜勲兩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庚戌封皇

太子長子寧等六人為郡王

寧寬宥察寰

癸酉

當作

贈吐蕃弔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

大夫史館修撰張薦禮部尚書薦字孝舉代

居深州之陸澤祖文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談

諧七登文學科薦聰明強記歷代史傳無不

貫通為太師顏真卿所稱賞遂知名大曆中

江東觀察表薦之

江或浙

授左司禦率府兵曹

參軍兼史館修撰貞元初為太常博士四年

迴紇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迴紇以薦為



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冊迴紇子薦以秘書少監持節為使還久之遷秘書監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為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弔贈卒於赤嶺東迴紇辟吐蕃傳歸其柩辟字恐誤前後三使異國自始命至卒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略五服圖記寓居錄靈怪集等景寅罷閩中萬安監先是福建觀察柳冕久不遷欲立事迹立或以以求恩寵乃奏云閩中南朝

放牧之地畜羊馬可使孳息請置監許之收

境中畜產

收或牧

令吏牧其中羊大者不過十

斤馬之良者佑不過數千不經時輒死又斂

百姓苦之遠近以為笑至是觀察閩濟美奏

罷之丁卯命焚容州所進毒藥可殺人者

可或

五月己巳

史作戊辰無五月字

以杭州刺史韓

臯為尚書左丞

左或右

辛未

史作巳

以右金

吾大將軍范希朝為檢校右僕射兼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專兵



柄藉希朝年老舊將故用為將帥使主其名  
主或在而尋以其黨韓泰為行軍司馬專其事  
阜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守兵部郎中兼中  
丞充左右神策京西都柵行營兵馬節度行  
軍司馬賜紫命乙亥追改為檢校兵部郎中  
職如故甲申史作以萬年令房啓為容州  
刺史兼御史中丞初啓善於叔文之黨因相  
推致或因無遂獲寵於叔文求進用叔文以為  
容管經略使使行約至荆南授之云脫不得

荆南即與湖南故啓宿留於江陵宿音秀

久之方行至湖南又久之而叔文與執誼爭

權數有異同故不果尋聞皇太子監國啓惶

駭奔馳而往是日以郴州員外司馬鄭餘慶

為尚書左丞是日史乙酉以尚書左丞韓

阜為鄂岳觀察武昌軍節度使以尚書左丞

丞韓阜為鄂岳觀察使仍日係甲辰下初阜自以前輩舊

人累更重任頗以簡倨自高嫉叔文之黨謂

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阜從弟曄幸於叔文



以告叔文故出之辛卯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職如故賜紫初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宦者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即無因而至矣王任曰諾即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又與歸登同日賜紫內出衫笏賜登而叔文不霑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今按而叔文下數句重複不可讀疑因後來修改已增新字而不去舊文如前買乳母之

例也蓋上文已有俱文珍等惡其專權之句則此不當更有文珍等所惡五字有不霑字即不當更有獨不得賜四字若并此九字即上不當有不霑字且此文珍等字上亦合更有脫字則語意明白無復可疑矣由此始懼以衢州別駕令狐峘為秘書少監峘國

子祭酒德棻玄孫進士登第司徒楊綰未達時遇之以為賢為禮部修史引峘入史館自華原尉拜拾遺累遷起居舍人太曆八年劉晏為吏部尚書奏峘為刑部員外判南曹累遷至禮部侍郎峘之判南曹晏為尚書楊炎



為侍郎峘得晏之舉分闕必擇其善者與晏  
而以惡者與炎炎固已不平至峘為禮部而  
炎為相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求補弘文  
生炎嘗出杜氏門下託峘以封峘謂使者曰  
相公欲封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峘因得  
以記焉炎不意峘賣之署名屬峘峘明日疏  
言宰相炎迫臣以威臣從之則負陛下不從  
卽炎當害臣卽或德宗以問炎炎具道所以  
德宗怒曰此姦人不可奈欲杖而流之炎救

解乃黜為衡州別駕貞元初李泌為相以左

庶子史館修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爭競

細碎數侵述睿述睿長告以讓不欲爭告或

長告謂泌卒竇參為相惡其為人貶吉州

別駕改吉州刺史齊映除江西觀察過吉州

峘自以前輩懷怏怏不以刺史禮見入謁從

容步進不祿首屬戎器或無祿字或映以為

恨去至府奏峘舉前刺史過失鞫不得真無

政事不宜臨郡貶衢州別駕上卽位以秘書



少監徵未至卒岵在史館修玄宗實錄一百  
 卷撰代宗實錄三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漏  
 不稱良史初德宗將厚奉元陵事岵時為中  
 書舍人兼史職奏疏諫請薄其葬有答詔優  
 獎元和三年以修實錄功追贈工部尚書新  
 初岵受詔撰代宗實錄未就會貶詔聽在外  
 戊書元和和中其子太僕丞丕獻之以勞贈工  
 部尚書是月以襄州為襄府按元和郡國志作  
 襄下當徙臨漢縣於古城曰鄧城縣襄陽大都督府恐  
 有陽字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八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九

順宗實錄卷第四

起六月 盡七月

六月乙亥乙或作巳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為汀州

寧化縣尉士諤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叔

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

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

執誼又以為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

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劔

南節度副使將韋臯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劔



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於公或某

作若與其三川與其疑當當以死相助若不

用某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

誼固執不可闢尚遊京師未去尚以下或至聞

士諤士或作照。今按遂逃歸左散騎常

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

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

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

遼東有功為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州送

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界為盜所奪萬福使輕

兵馳入潁川界計之入潁川或賊不意萬福

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

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

悉還其家為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

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

不以為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

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

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



州圓又以萬福為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  
連破其黨大曆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  
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  
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將  
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事方當  
大用卿即以為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  
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  
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  
為其將康自勤所逐勸或作同自勤擁兵繼掠

擁或作權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

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女或作人皆獲

致其家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

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固留宿衛固或作因李

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埭橋渦口音勇

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

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

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

繼進改泗州刺史為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



衛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煙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勅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貞元二十一年當作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癸丑韋臯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尋而裴垪嚴綬表繼至悉與臯同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

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贄字敬輿吳郡

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贄大曆八年及第時年二十又以

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

監察御史未幾選為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

郎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搔擾遠近徵

發書詔一日數十下一日或作百非是皆出於贄贄

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

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

痛自引過罪已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致



興後代推以為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  
而復其國至今稱為賢者陛下誠能不恡改  
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為詔詞無所忌諱  
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宗從之故  
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  
感激議者咸以為德宗剋平寇難旋復天位  
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  
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  
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

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竢其為相竇參深  
忌之贄亦短參之所為且言其黷貨於是與  
參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  
進士中得人為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  
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  
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  
了尋勘真偽紛雜吏因得大為姦巧選士一  
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  
無人贄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為三分計闕集



人以為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參  
出李巽為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巽常銜之至  
參貶為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  
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  
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  
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  
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  
寧常德之故致厚貶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  
將交結以武當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

言參死由贄焉

司馬溫公云贄傳曰德宗殺

屬吏狀云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  
遠聖鑒明知乃解參之語也及參之死贄解  
救甚至當時之人見參贄有隙遂以已意猜  
之史官不悅者因歸罪於贄耳唐小說云竇  
參所寵青衣上清者參死沒入掖庭因言陸  
贄誣陷參事德宗乃下詔雪參此說與舊史  
同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

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贄獨身當之日陳其  
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不  
與已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  
通玄故與贄同職姦巧佻薄與贄不相能知

二十六 昌黎先生 六



贄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短宰相趙璟

本贄所引同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戰彈延

齡事告延齡戰通鑑作譏或作彈或作延齡益得以

為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

相以為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按史滂充

皆以論裴延齡得罪此但著黜滂充等而言

事者皆言其屈皆或贄固畏懼至為賓客拒

門不納交親士女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

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於眾曰天下旱百姓

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

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

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

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

馬而歸由是貶贄為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

德宗怒未解贄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贄

之為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

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

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



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贄

而然温公云凡為宰相者皆欲專權安肯自

於贄豈人情也贄論朝官闕員狀云頃之輔

巨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

任宰相親洽細事之詞也贄居忠州十餘年

常閉門不出入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

醫方集古今名方為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

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即位與鄭餘慶陽城

同徵詔始下而城贄皆卒其城字允宗北平

人代為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

為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

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州或作遠近

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

詣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為相舉為諫議大

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想或

云城山入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

下咸畏憚之既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無

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子或作而城方與其

二弟牟容連夜痛飲牟或作并容或作人莫



能窺其意有懷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按今

此二句亦衍一句疑亦以修改重複而謀也今當削去譏之者將四字城揣知

其意輒彊與酒輒上或有客或時先醉什席

上或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

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

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

餘悉以送酒媪無留也未嘗有所貯積雖其

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

喜舉而授之陳長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

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至裴延齡讒毀陸贄

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

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

信用姦臣卽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

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

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論

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

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或作直言

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

官



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或無已也字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蒂吏縱求得城家縱當坐吏於門與

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為黨罪人出為道州刺史太學王魯卿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賦稅或作觀察使數請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為已有罪自囚於獄不敢



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按或作是非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生或作甥或作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昇

尸以歸

音興

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卒

時年六十餘 戊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為

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佐詐稱疾自免

自叔文歸第佐日詣中人并杜佑請起叔文

為相且摠北軍既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

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佐至其日坐

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

忽叫曰佐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 戊子

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為戶部侍郎以倉部郎



中判度支陳諫為河中少尹任叔文之黨於是始去乙未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勾當百辟羣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聞上自初即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羣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為之內主執誼行之於外朋黨誼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內外厭毒慮見摧敗即謀兵權欲

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為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韋臯裴

垍嚴綬等牋表

垍當作均

而中官劉光奇俱文珍

薛盈珍尚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

猜屢以啓上上固已厭倦萬機惡叔文等至

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絀衛次公王涯等入至

德殿撰制詔而發命焉

詔或作誥

又下制以太常

卿杜黃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為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又下制吏部尚書



平章事鄭珣瑜刑部尚書平章事高郢並守  
本官罷相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百寮拜賀  
皇太子涕泣不答拜景申詔宰臣告天地  
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不至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九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九  
東岳徐氏  
勅梓家朝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十

順宗實錄卷第五

起八月盡至山陵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祐命烈祖誕受方國

九聖儲祉萬方咸休肆予一人獲纘丕業嚴

恭守位不遑暇逸或作給而天祐匪降匪史作不

疾恙無瘳無或作非將何以奉宗廟之靈展

郊禋之禮疇咨庶尹對越上玄內愧于朕心

上畏于天命夙夜祗慄惟懷永圖惟懷史一作深惟一

日萬機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



皇太子某睿哲温文寬和慈惠慈史作仁孝友之

德愛敬之誠愛敬或作敬愛或通于神明格

于上下是用推皇王至公之道遵父子傳歸

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

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永綏四方宜令

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制

勅稱誥所司擇日行冊禮

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誥曰

有天下者傳歸於子前王之制也欽若大典

斯為至公式揚耿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

臨御萬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

予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冊禮宜以今月九日

冊皇帝於宣政殿仍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冊

使門下侍郎杜黃裳充副使仍命下二十國

有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

之澤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為永貞元年自貞

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

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又下誥



曰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資內輔  
式表后妃之德俾形邦國之風茲禮經之大  
典也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修彤  
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蘋藻祇奉宗  
祧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  
繼體之尊良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  
升號位或作位號禮亦宜之良娣可用為太上皇  
后良媛宜用為太上皇德妃仍令所司備禮  
擇良冊命宣示中外咸使知聞 壬寅制王

任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員外置馳  
驛發遣 叔文越州人以碁入東宮頗自言  
讀書知理道乘閒常言人閒疾苦上將大論  
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遂有寵因為上言某  
可為將其可為相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誼  
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質呂溫李  
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  
人定為死交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而進  
交遊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



補闕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正買與王仲

舒劉伯芻裴蒞常仲孺呂洞相善按史王仲舒下更有

韋成季三字今詳下文有成季字則此數遊處當有此三字亦脫漏也。蒞昌亥切

止正買得召見諸往來者皆往賀之有與之

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論君朋黨

事宜少誠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為翰林學

士父死罷官此時雖為散郎以恩時時召入

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朋讌聚遊無度皆

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既得志與王任李

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誼為相其常

所交結常或作嘗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或無至字

日夜羣聚任以侍書幸寢陋具語上所褻狎

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

故稍敬之不得如任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

林而任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

各有所主任任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

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

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



叔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喜上或有皆字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

句云出師未用身先死按杜詩用作捷或作戰長使英

雄淚滿襟因歔歔流涕歔音虛聞者咸竊

笑之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為意日引其

黨屏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

命既令范希朝韓泰摠統京西諸城鎮行營

兵馬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

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為叔文所

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

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

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

奈何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

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

誅不附已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遂

逐之明年乃殺之任杭州人病死遷所其黨

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

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



都而呂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為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黃裳子壻與黃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下執誼進士對策高等執誼京北人建中三年中進士第人第一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惠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為吏部侍郎執誼為翰林學士受財為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

夏卿驚曰吾與卿穎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

達已或豈可如此自毀壞擺袖引身而去執

誼大慙恨既而為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

文迫公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

敢負約為異同約或作蓋欲曲成兄弟爾疑

當作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敗執誼

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為相常不自得

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敗

死時纔四十餘執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



縣名爲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  
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  
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  
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  
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寅史作同太上皇於興

慶宮受朝賀皇帝率百僚奉上尊號曰應乾

聖壽太上皇冊文曰維永貞二年二或非是歲

次景戌正月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

冊言臣聞上聖玄邈獨超乎希夷疆名之極

疆或非是猶存乎罔象豈足以表無爲之德光

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冊攸著涵泳道德

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

帝陛下道繼玄元業纘皇極膺千載之休曆

承九聖之耿光昭宣化源發揚大號政有敦

本示儉政有疑行慶裕格天恩翔春風仁育羣

品而功成不處褰裳去之付神器於冲人想

汾陽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



其靜也地巍巍事表無得而言顧茲寡昧屬  
膺大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夜  
兢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睿訓所被而  
未極微號孰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  
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  
請因壽曆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  
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之辰應五  
紀啓元之始光膺徽稱允協神休斯天下之  
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  
寧殿年四十六遺誥曰朕聞或作觀死生者物  
之大歸脩短者人之常分古先哲王明於至  
道莫不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節哀故存  
者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於甚痛謂之達理  
以貫通喪朕自弱齡卽敦清靜逮乎近歲又  
嬰沈痼嘗亦親政益倦于勤以皇帝天資仁  
孝日躋聖敬爰釋重負委之康濟而能內睦  
于九族外勤于萬機問寢益嚴侍膳無曠推



此至德以安庶邦朕之知子無愧天下今厥  
疾大漸不寤不興付託得人顧復何恨四海  
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善繼樞務  
之重軍國之殷纘而承之不可暫闕以日易  
月抑惟舊章皇帝宜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  
祥二十五日大祥三五或作非是二十七日釋服方  
鎮岳牧不用離任赴哀天下吏人誥至後出  
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嫁祠祀飲酒食肉宮  
中當臨者朝晡各十五舉音非朝晡臨時禁

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誥中者皆  
以類從事伏以崇陵仙寢復土纔終旬邑疲  
人休功未幾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矜況漢  
魏二文皆著遺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共山  
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為飾  
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哀宜展事  
居之禮居非是作布告天下明知朕懷 七月  
壬申葬豐陵謚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  
曰順宗



曰取宗

士中藥豐刻茲曰至歲大聖大矣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十

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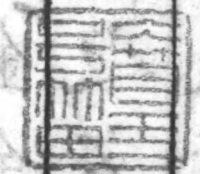
刻

二

入

以

無



東原徐氏  
勳梓家藏





